

种在皮箱里的白菜

田秀娟

皮箱里种白菜,这好像绝不可能,但确实如此。

我在一家足疗按摩店门前,偶然发现了它。那是一只去掉了翻盖的皮箱,确切地说是半只皮箱。浅灰色的底子,上面有深灰色的斑点,边角上镶着暖黄色的条边,皮箱一侧有暖黄色的皮革拉手,里面长着一箱绿油油的小白菜。

这真是奇妙的组合。怎么会想到用皮箱种菜呢?种菜的人该是个怎样的人呢?一定是个热爱生活又有情调的小女子吧。

一日一日,我好奇着,猜测着,看一眼皮箱和皮箱里的菜,便生出很多趣味。

想那皮箱曾经是小女子的爱物吧,装过心爱的衣物,装过琳琅满目的化妆品,装过她喜欢的书籍,装过男朋友送的礼物。跟着她走南闯北,坐汽车火车,乘飞机轮船,走过繁华都市,穿过喧嚣人群,听过主人的笑声,看过主人的泪水,不知陪伴着主人走过了多少难忘的岁月。后来,箱子坏了,破了,过时了,但是她舍不得丢弃。

突然,有一天她萌生了一个新奇的想法。已经闲置许久被放在角落里的皮箱,听到了主人熟悉的脚步。主人把它拎到门前,剪掉翻盖,装上满满一箱土,用手捏碎土坷垃,浇了水,晾得半干,轻轻地撒上白菜种子,盖上一层细土,把它放到阳光下。

白菜的种子,落入皮箱里的時候,它们吃惊地看了一眼,确认这是它们从未见过的地方。

黑暗里,种子们大口大口喝着水,汲取着营养,比着肩,努着劲儿,等待小芽破壁而出。黑暗有唤醒灵魂的力量。几天后,当它们破土而出,伸直腰,睁开眼,看到外面的世界时,发现原来它们生长在一个温暖的皮箱里。

一粒种子不知道自己来自何处,落在哪里,但一落地它就会坚强地活下去,捍卫它生存的权利。

相遇,就是这么神奇。皮箱和小白菜相互打量着,惺惺相惜着,一起沐浴着阳光,一起听鸟儿的唧唧,一起接受风儿的轻抚,一起看川流不息的人群,开始了日日厮守、相依相伴的日子。

路过的人们都会忍不住停下脚步,看一会儿皮箱里的菜,然后称赞一声,这真是一箱绿油油的人间烟火呀!

也终于见到了这箱菜的主人。

如我所料,真的是个小女人。白肤白皙,身材高挑,扎一个丸子头,穿一件淡黄色的卫衣,一条牛仔褲,一双白色运动鞋,热情开朗,充满活力。

经常去店里做按摩,也就知

道了她的故事。

父亲早逝,兄妹多,家里条件不好,初中毕业,她就外出打工。临行,一向节俭的母亲,去商场给她买了一只皮箱。送她上长途汽车时,母亲流着泪嘱咐她:“闺女,无论多难,要做干净人,挣干净钱,过踏实日子,睡安稳觉。”

初到大城市时,她年龄小,没有一技之长,也没有学历,不仅没找到工作,还被黑中介骗去了身上所有的钱。只好自认倒霉,一个人拎着箱子流落街头,连吃饭都成了问题。“又冷又饿的时候,就想吃妈妈做的白菜炖粉条,想家里暖暖的棉被窝,想喝妈妈熬的粥。”她笑着说,一脸的云淡风轻。

找不到工作,去工地搬水泥。水泥的灰尘,呛得眼睛都看不清,鼻子,口腔,吐口唾沫都是黑的,戴口罩也没用,一辆车接一辆车,连休息一下的时间都没有。一天下来,浑身骨头都散了架。

后来,找到一份流水线工作,每天一睁眼就像机器人一样干活。她租住在一个矮小破旧的出租屋里。冬天,没有暖气,早晨起床刷牙,浴缸里的水都会结冰。夏天,闷热难耐,苍蝇蚊子,嗡嗡地盘旋,唱着恼人的歌。出租屋连饭桌都没有,她就在皮箱上吃饭,有时当饭桌,有时当板凳。吃苦还不算啥,经常被黑心老板克扣工资。

她辗转了多个城市,做过流水线工人,做过化妆品销售员,在按摩店打过工,被传销团伙骗过,吃过很多苦。躺在逼仄的出租屋里,梦想过一夜暴富,也梦想过嫁入豪门。兜兜转转,看过了很多人很多事,她才体会到母亲说的“做干净人,挣干净钱,过踏实日子,睡安稳觉”是最好的人生态度。她拎着一只箱子回到家乡,嫁了一个老实本分的男人,用打工赚来的钱,开了一家足疗按摩店。

那个皮箱跟了她好多年,有的地方磨坏了,两个轮子也掉了,但她一直舍不得扔,在里面种上小白菜。这样,箱子以另一种方式陪伴着她,就像母亲在她身边一样。

她说,人生在世,说复杂也复杂,说简单也简单,能做一棵温和淡然的小白菜也挺好,不轻贱自己,也不攀附巴结。就像一杯白开水,虽然寡淡无奇,可谁又能离得了呢?

罗曼罗兰说过,世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,就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之后,依然热爱生活。有白菜一样的朴素心地和人生智慧,往后余生,她一定能将日子过得趣味盎然。



村居 汤青 摄

见树如人

李晓

我投奔一座城市,除了灯火中的入,还有那些郁郁葱葱的树。

和城市里的某个人交朋友,指不定哪天这个朋友就会雨打风吹去,渐渐走散,与时光一同融化。但若和一棵树交上了朋友,那棵树大多会在原地忠实地等待。我在一座城市生活了多年,许多树只要望上一眼,就会感到亲切,对我来说,它们几乎是无偿的。

在我感到内心漂泊时,往往是一棵树赐予我定力。一棵在大地上保持生长状态的树,是因为它的根须扎在泥土里。一个人如果抱怨怀才不遇,到一片森林中去看看就可以治愈心情。苍苍林海中,一棵树在无边森林里轻声呼吸,于沉默岁月中,这些树,它们一生的微语和吟唱,只能是俯首向心。所以我觉得一个人真的做到了宠辱不惊,就是活成了一棵树的姿势。

沿海的一座都市,一场台风把城里的上万棵大树都吹倒了。有报道说,那些大树,绝大多数都是新栽的,它们从乡下来。

我突然疼痛,我和这些树们,有一种血缘上的相通。我也从乡下来,“移栽”到城市,有三十年了。

朋友付老大有天对我嘀咕说,在这城里,我只记得几棵老树、几个老朋友。付老大说完后悄然走开,他跑到一条河流边的树下抽烟,默默独坐。我上前去问:“老大,你这是干啥呢?”老大说,尤其是一进入腊月,就想念那些逝去的亲人,感觉这辈子和他们的缘分还没有尽。比如父亲,真想和他喝一次老酒,掏心地说上几句话,说,爸爸,我爱你。付老大的爸爸,一个叼着老式烟斗的人,爽朗大度,风趣幽默,看起来特别有派,十五前的一个日子,走了。一个老男人的离去,还是让眼前这个中年男人,时时感到孤独。

爸爸,我爱你。多平常的一句话,我也没有对父亲说过。我的父亲还健在,其实我有时也想和他成为那种无拘无束的朋友。但男人之间的面子和拘谨,还有传统的儒家思想,在我和父亲之间,一直根深蒂固地浸染和生长,我们懂得辈分,懂得含蓄,懂得谦卑,也懂得有时并不是靠一张嘴去讨生活。

我们在这世间,扮演着各自角色。他是父亲,给了我生命,就凭这一点,我应该说感谢,但我没有说,我以为,这种最深的感谢,应该在心里一直生长,河流无须对云朵喊出声。这个固执的男人,就是我父亲,他早年还是特别希望我在这尘世扮上一个什么角色,光宗耀祖。对不起,爸爸,这些,我都没有做到。

多少坚硬的东西,而今在风里一吹,变得柔软。人到中年,父亲希望我平平安安生活就好。我也就是想,父亲能够健健康康地多陪我一些年月。我和父亲相碰的目光,突然变得明亮而清澈。想起来,还有一件事我尤其对不起父亲。有一天我问父亲:“你爷爷叫什么名字?你爷爷的爷爷是什么职业?”顿时把父亲问哑了。我赶去问这个家族的老祖宗们,他们也说不出,于是我冲动地去寻先辈的故乡,想去河流的源头看一看。那个夏天暴雨过后的泥石流,差点把我掩埋,我奔走在湖南的乡下,去寻找老祖宗的故乡。回来后,一个男人对我劈头就骂:“你这个人,别以为你迢迢万里去寻祖宗,就是一个孝子了,你的父母还在啊,你怎么就不对他们好一点,好好尽孝?”我顿时被问呆了,感到一切的奔走都很荒唐。后来,我买了一点水果去看父母,没有再说去寻老祖宗的事儿。身边人、眼前树,是我能够靠一靠的。

那些从乡下来城里的树,也常常让我联想起一些命运。我看见它们在城里马路上被绑架,被四面支撑着,有的还打着点滴输着营养液。它们来城里后的生长,多么艰难。后来,一些树活下来了,我经过树下,听见风沙沙地吹动着,每一棵树都很生动的样子。但我听见树叶在说话:我们是乡下的,是乡下的。我得安慰这些树了,这些,都是命,在哪儿不是生长呢,长好自己就行了。

我在城里的老宅看到了那些古树,感觉所有的光阴都长在婆婆的枝叶上了。我在古宅浓荫下想,纷纷扰扰都与我不关,百年千年过后,都会成为古树的,眼下唯一的事,就是把根须扎深一些。

这大地上的树,每一棵,都是一个人。见树如人,我们相互致意。